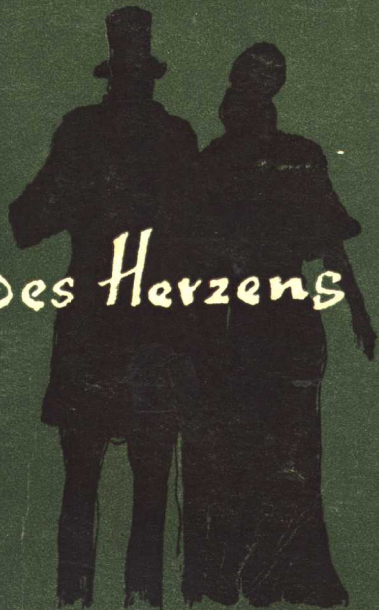


Ungeduld des Herzens



永不安宁的心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7521.45

永不安宁的心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

关耳 望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Stefan Zweig

UNGEDULD
DES HERZENS

根据西德 Fischer 出版社 1980 年版本译出

永不安宁的心

(原名《心的焦躁》)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

关耳 望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0 册

书号：10100·593 定价：0.95 元

责任编辑 蔡玉华

编 者 的 话

斯蒂芬·茨威格是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各国广泛流传。早在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就已被介绍到我国，近年他作品的汉译已越来越多。五十年来，我国读者对他的作品的兴趣历久未衰。

茨威格于一八八一年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富有的犹太工厂主，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在中学时代，他深受尼采和霍夫曼斯塔尔的影响。十七岁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中学毕业后曾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日耳曼和罗曼斯语言文学。离开大学后，他到欧洲、印度、北非和美洲等许多国家旅行，结识了罗丹、罗曼·罗兰、维尔哈仑等人。旅行生活及与各国艺术家的广泛交往，丰富了他的思想，扩大了他的创作题材和作品的生活画面。

他初期的创作主要是诗歌，此外也出版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诗剧。这个时期的作品他自称之谓“我的‘美学’时代的书”。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对创作怀着巨大真诚和严肃性的茨威格却写道：“几乎三十二岁以前所写的作品，以后我都不让它再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文学为武器，积极发表反战文章，争取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相互谅解，成为一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大战结束后，由于深刻的意见分歧，他和一些文化人分手，逃避现实，隐居到古老的小城萨尔茨堡，埋头写作。这

段时间是茨威格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许多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陆续出版。一九二八年他应邀访问苏联，结识了高尔基，高尔基热情地为茨威格作品的俄文版全集写了序言。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了德国政权，茨威格于次年离开了日益法西斯化的奥地利，暂时到英国定居。这时，第三帝国在其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疯狂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作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作家，茨威格的书也被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他悲愤而冷静地拿起笔，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揭露德国法西斯。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一些传记和具有犹太民族意识的小说、剧本等。一九三八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吞并，继而欧洲面临空前规模的战争灾难。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使这位人道主义者看到他的“精神故乡欧洲”的沉沦。他感到深刻的幻灭，对人类自身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一九四一年他离开英国，迁居美洲。一九四二年二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寒苦的时刻，他与夫人一起在里约热内卢自尽。

茨威格在四十余年中创作了多种多样的作品，其中以传记文学最为出色。他的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维尔哈仑的象征主义诗歌、罗曼·罗兰对“爱”与“真”的追求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理论，都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面给茨威格以巨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茨威格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博爱和追求自由方面，他在作品中常常以巨大的同情关注那些被命运踩倒的人，那些蜷缩在角落里被社会遗忘和嫌弃的人；此外，所谓谅解一切人的不足和弱点的“纯人性”的宽厚、豁达态度也经常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茨威格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从追求他个人的精神自由和“良心、良知”出

发的。但是，他所崇尚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他所处的现实中不断遭到破产，以至他为之而战斗的勇气消失殆尽；终于对人类本身丧失了最后的信心，黯然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外，茨威格作品的主题还常常涉及青春的觉醒及这种奇异力量在人的一生中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他惯用心理分析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力图以他的作品来体现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关于对人自身的认识作用。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尤其是前期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伤感、沉郁甚至是病态情调。但他的作品语言流畅典雅，构思精巧，情节动人，富于特有的艺术魅力。

《永不安宁的心》(原名《心的焦躁》)是茨威格唯一的长篇小说。它在一九三八年于瑞典问世，几十年来一版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本。一九四六年在英国被搬上银幕。这部小说已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描写了骑兵少尉霍夫米勒与瘫痪的犹太富家少女埃迪特的爱情悲剧，对贵族阶层虚伪的尊严、荣誉以及严重的社会偏见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小说还向读者展示了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前夕奥匈帝国的社会风貌。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试图通过“我”(少尉霍夫米勒)和孔德尔夫大夫这两个具体形象来剖析两种截然不同的同情：“一种是怯懦的、多愁善感的同情。这实际上只是心的焦躁，当他人遭到不幸时，它就会尽快逃脱这种莫可名状的激情。那种同情根本谈不上同情，不过是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对他人的痛苦进行本能的抵御。另一种同情才是名副其实的——它不多愁善感，却勇于自我牺牲；它知道要干什么，便坚决、沉着、耐心地坚持下去，直到使尽最后的乃至超过最后的一分力

量。”当然，作者这里所追求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是不现实的，然而小说所体现的主题，对于文明道德的培养还是颇有启迪和教益的。

有一句格言说：“有者愈有，多者愈多。”每个作家都可以自信地赋予这话以这样的含义：“谁多动笔，谁就有东西写。”许多人认为，作家是凭无限的想象进行创作，是根据永无穷尽的思维虚构故事情节的。这种看法是再错误不过了。实际上，用不着进行虚构，只要注意多看多听，人物形象和故事素材就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寻找它们的代言人。经常致力于阐述人们命运的人，会有许多人对他倾诉自己的命运。

这里所要叙述的事情，也是人家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遇告诉我的，几乎是原原本本的复述。那是上一次，我在维也纳办些事，疲于奔波，到了晚上，匆匆走进一家城郊餐馆。我原以为这家餐馆早就不时兴了，冷落了，但我刚一进门，便发觉我错了。就在第一张餐桌上，一个熟人十分殷勤地站起身邀我坐在他那里，当然我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热情。不过，这并不能说，那位热情的先生是个不可亲近的人，或是令人讨厌的人。他只不过是个热衷于社交的人，象孩子们集邮那样，他终日孜孜不倦地扩大交往，每结识一个人，他都感到特别自豪。这个热心肠的怪人——此外，他还是个博闻多识、精明能干的档案保管员——其整个生活的意义，仅仅满足于能够以自负的神气，对时或披露于报端的每个人的名字，补充以诸如此类的旁白：“这是我的一位好友，”“啊，我昨天还遇见了他，”或是：“我的朋友A对我说的，我的朋友B是这样说的。”

他就这样按字母顺序说个没完。他的朋友举行首场演出时，他便拼命地鼓掌喝彩，并在第二天早晨给每个女演员打电话表示祝贺。他不会忘记每个朋友的生日。凡读到令人不愉快的报道，他就闭口不谈；凡是看见赞扬的报道，他就满心欢喜地给人家寄去。如果有人请他帮个小忙，他总是那么热忱；要是给他的熟人圈子增加了一个新的宾客，他就十分高兴。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个不可亲近的人。

不过，没有必要对我们的朋友“阿达拜”——维也纳人通常用这个令人发笑的风凉话来统称乱七八糟的绅士当中那种好心肠的寄生虫——作出更为详细的描述，因为人人熟悉他，人人都知道，不以粗暴的态度就无法摆脱他那种令人感动的、无害的闲扯。我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坐到他那里去的。我们闲扯了一刻钟光景，又进来一位先生，此人身材高大，脸色红润，容光焕发，两鬓杂有显眼的白发，十分引人注目。他走路时身姿挺直，使人立刻看出他以前是个军人。我的邻座赶紧以他那独特的热忱，抽身站起来向他问好，但那位先生对这种热情报以的回礼，与其说是客气的，不如说是冷漠的。新来的客人还没有和匆忙赶来的跑堂搭上话，我的朋友阿达拜已经挤到我身边，悄悄地对我说：“您知道他是谁吗？”我早就了解他那种喜好交际的自豪感，生怕他又要没完没了地吹嘘他熟识的并无多大兴趣的人，所以我只是冷漠地回答了声“不”，仍继续埋首分割我的巧克力蛋糕。可是，我的漠不关心却使这个“万人通”更为起劲，他抬起一只手遮掩着，悄声悄气地对我说：“他就是陆军办公厅的那个霍夫米勒——您是知道的——他在战争中荣获过玛丽娅·特蕾西阿勋章。”因为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使我象他预期的那么震惊，他便怀着满腔爱

国主义的热情叙述起骑兵上尉霍夫米勒在战争中作出的卓越功勋来：先是在骑兵部队，后来在飞越皮亚韦河^①的侦察飞行中，他一个人击落三架敌机，最后在机枪连，他占领了一处前沿阵地，并在那里坚守了三天三夜——这一切他都讲得十分详细（我在这里都从略了）。他感到无比惊讶的是，我对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居然一无所闻，连卡尔皇帝都亲自用奥地利军队最罕见的荣誉表彰了他。

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朝另一张桌子看去，瞧一瞧那位近在咫尺的载入史册的英雄。然而我碰到的却是冷峻的一瞥，它也许是想说：这家伙给你瞎吹了我的什么吗？我身上没有什么可瞧的！与此同时，他以一种明显不友好的动作把椅子移到边上，故意将背对着我们。我不无惭愧地收回了我的目光，我再也不好奇了，就连那张桌子的台面也不再去看一眼。不一会儿，我向杰出的夸夸其谈者起身告辞。就在我朝外走去时，发现他立刻走到那位英雄身边。显然，正象他在我面前叙述这位英雄的事迹那样，此刻他又在英雄面前讲述起我来了。

情况就是这些，我看了他一眼，他瞥了我一目。我本来肯定会把这件事给忘却的。可是，第二天，我在一个小小的社交聚会上，又遇见了这位冷峻的先生，真是无独有偶。再说，他穿着夜礼服，比昨天穿的粗布运动服显得更加瞩目，更为风雅。我们俩竭力掩饰自己的微笑，这是两个人之间当着众人的面都想保守秘密的一种默契。就象我立刻认出了他那样，他也立刻认出了我，也许我们俩都为昨天的那个无聊的

① 意大利河名。

饶舌者而感到高兴和快活。开始，我们避免彼此交谈。可是，要想不说话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周围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我只要提一下此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讨论的题目就不问即知了。我们时代的未来的编年史家将会断言，一九三八年，在颇受震惊、惶惶不安的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里，几乎每次谈话都是推测能否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它不可避免地成了每次社交聚会必谈的主题。人们有时会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不是忧心忡忡的人们在倾诉自己的恐惧，而是大气本身，是激动的、充满神秘的紧张气氛的时代气息，在话语中飘荡。

主人——一个职业律师，富有正义感的人——打开了话匣子。他用通常的论据来证明那种流行的胡言：即新一代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象上一次那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糊里糊涂地投入新的战火；在战争动员的时候他们就会掉转枪口，尤其是象他那样久经沙场的老兵不会忘记，等待他们的是什麼。正当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工厂加紧生产炸药和毒气的时刻，他竟如此随意地抹杀战争的可能性，就象轻轻一弹指就能抖落烟灰那么容易。他这种骗人的鬼话使我感到很生气。我十分坚定地回答说，不要老是相信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操纵战争机器的政府机关和军事机构没有睡觉，当我们用乌托邦主义玷辱我们自己的时候，他们正充分利用和平时机，组织民众，把他们掌握在手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是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开火。就是现在，即和平时期，由于宣传机器正在发挥完美的作用，使得普遍的奴性已经在以不可预料的速度增长着。人们只需清楚地看看这个事实：在那次，从无线电波把全民动员的消息传到千家万户的那个时刻起，并没有引起任何反抗。而今，尘土般的人们已经没有什么意志

可言了。

大家反对我这种说法是自然的，因为实践证明：自我麻醉的本能使人最爱在内心把一切说成零和乌有，以摆脱已经意识到的危险。加之丰盛的晚餐已在隔壁房间里安排就绪，我对这种可笑的乐观主义提出这样的警告，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此刻，那个荣获玛丽娅·特蕾西阿勋章的英雄却意外地站到了我的一边。想不到偏偏是他成了我的增援者，我那错误的本能曾经估计他是个敌手。是的，纯粹是胡说，他强调地说，今天还想谈论人们愿意与否纯粹是荒谬的，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原有的功能将由机器来承担，而人将沦为这些机器的组成部分。早在上次战争中，他在战场上就没有遇到多少明确表示同意或是反对战争的人，大多数人则是如同尘埃那样随风卷进去的，然后就干脆陷入了巨大的旋涡之中。每个人好似大口袋里的一粒豌豆，身不由己地被到处抛掷。总的说来，陷入战火的人也许比逃出来的人要多。

我吃惊地倾听着，尤其是他继续说下去的那种激情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不能陷入幻想。今天，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如果有人为一场完全是异国的战争，为波利尼西亚群岛或是非洲之角的一场战争，擂起招募兵员的大鼓，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应召而来，他们完全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只是出于自我离开的兴趣，或是由于令人不愉快的环境。事实上，有多少人反战呢，我看最多只是个零。对个人来说，反抗一个组织，比单纯地随波逐流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即个人的勇气，而在我们这个不断地组织化和机械化的时代，这类勇气正在死绝。我在战争中遇到的现象，几乎毫无例外地全是群众的勇气，集体的勇气。谁要是对这个概念仔细地考察一番，就

会发现十分奇特的成分：虚荣、轻率，甚至是无聊，尤其是害怕——是的，害怕掉队，害怕被嘲弄，害怕单独行动，尤其是害怕和他人的热情对立；那些在战场上被视作最勇敢的人，我个人认为，即便在我脱下军装之后也认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相当成问题的英雄。不瞒您说，”他说着，礼仪款款地转向闷闷不乐的主人，“我个人也毫不例外。”

他讲话的方式，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正想朝他走过去，女管家来请我们去用晚餐了。由于我们的席位相距较远，未能交谈，只是在大家辞别的时候，我们才在衣帽间碰到一起。

“我相信，”他对我微笑着说，“我们共同的观点已经间接地作了相互介绍。”

我同样微笑着说：“而且相当详尽。”

“我是个什么样的阿基里斯^①，怎么在马甲上挂满了勋章，他大概都吹嘘过了吧？”

“差不多。”

“是的，他为此十分自豪——就象您为您写的书而自豪那样。”

“真是怪人！不过，更糟糕的人还有的是。噢，对了——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走一段。”

我们走着。他突然又朝我转过身来。

“请您相信我，多年来没有什么比这个引人注目的玛丽娅·特蕾西阿勋章更使我感到痛苦，我这样说决不是空话。坦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相传他在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握住脚踝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了没有浸水的踵部外，任何武器都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后被敌人用箭射中脚跟而死。

率地说——当年我在战场上佩带上它的时候，自然是深为激动的。我总还是受过教育的士兵，在军事学校里听讲到这种勋章，就象听一个传奇那样，也许这种勋章每次战争只颁发十几枚，它确实如同从天上摘下来的星星那么珍贵。是的，它对于一个年方二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确实是至高无上的。我一下子站到整个部队前面，大家全都惊奇地看着我，胸前忽然象有颗小太阳闪闪发光，至尊至贵的皇帝陛下和我握手，表示祝贺。但是您看，这种勋章只是在我们军界才有意义和作用。战争一结束，我就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仅仅因为曾经确实有过二十分钟的勇敢行动，一辈子就得象盖上了图戳的英雄走来走去——也许还不如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么勇敢，我只是幸运地占了先，被发现了，而且还令人吃惊地活着回来了。就在一年以后，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呆呆地看着这块小小的金牌，敬畏的目光在我身上爬来爬去，这时，我就再也不愿作为一块不朽的纪念碑到处走动了。正是这种永恒的引人注目使我十分生气，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立即退役做个平民的决定性因素。”

他走得有些急促了。

“这是一个原因，我说，但主要的却还是一个个人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您更容易理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资格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对我的英雄业绩压根儿产生了怀疑。我比其他那些好看热闹的陌生人知道得更清楚，在这枚勋章后面隐匿着一个人，此人够不上英雄，甚至根本不是个英雄——他和许多为了逃脱自己的绝望处境而拼命奔进战争中去的人一样，与其说是富有责任感的英雄，不如说是逃脱自己责任的逃兵。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反正我觉得生活及

名望和圣洁之光是不能相称的，是不能相容的。我真正感到宽心的是，不需要再在军衣上挂这英雄勋章了。就是到了今天，要是谁再来翻掘我的光荣史，仍然会使我生气。我向您承认，我昨天差一点要跳到您的桌子那里去呵斥那个饶舌者，请他去吹嘘别人吧，不要再夸耀我。整个晚上，您那崇敬的目光更使我惴惴不安。为了更正他的不实之词，我真想让您听一听，我到底是走着何等曲折的道路干出这番英雄业绩来的——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故事。这个故事会说明一个道理：勇敢有时只不过是一种倒转过来的懦弱而已。此外——我现在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把这个故事直截了当地讲给您听。四分之一世纪在一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已经与他不再相干，早已是另一个人的事了。您有时间吗？这不会使您感到无聊吗？”

我当然有时间。我们在早已冷清的街上来来去去走了许久。接着，又在一起谈了好多天。我对他的叙述只作了些微乎其微的变动，例如把骠骑兵改成轻骑兵；为了不让人识出那个驻地，我在地图上把它移动了一下，并隐去了全部的真名实姓，但我没有虚构任何基本事实。现在，还是让我们的当事人来叙述吧。

整个事情是从我的一个笨拙的举动，一个全然无辜的愚蠢行为开始的，用那些法国人的话说，皆起因于“无知”。事过之后，我又急于去弥补我的过失。但是，冒冒失失地修理钟表里的一颗齿轮，往往把整个联动机器都弄糟了。而今，已经若干年过去了，我却依然无法断定我的纯然无知是何时了结的，我自己的过失又是从哪里开始的。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那时，我年方二十五，为某骑兵部队的现役少尉。我不敢说，我对那个官职有着特别的热情或是内在的天分。不过，当人们在一个旧奥地利官员的家庭里，看着两个女孩和四个男孩老是饥肠辘辘地围坐在一张食物甚微的餐桌旁，是不会再三去询问他们的爱好和兴趣的，而是早早地将他们送进职业的烤炉去，使他们不再给家庭造成负担。我的哥哥乌利希，在国民学校里因读书过多坏了眼睛，被塞进神学校；我由于身子骨结实被送进了军事学校，生命之线就从那里开始自动地缠绕起来了。无需家庭的资助，一切由国家安排。根据国家严格规定的条例，不几年，我就从一个年未及冠、脸色苍白的孩子，成长为蓄着稚须的见习士官，可以送到部队派用场去了。一天，就是为国王庆寿的那一天，我受到了严格的考查；不久，我的领章上就出现了第一颗星，那时我还不足十八岁。这样，第一个目标达到了。现在，就随着应有的时

间间隔，一级一级地自动晋升上去，直到离职退休为止。我为什么偏偏要到那个华贵的部队里去当骑兵，完全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而是我伯母戴西的怪主意。她是我伯父从财政部转任较为有利可图的银行总裁时娶的第二个妻子。这位富有而风雅的伯母不容许霍夫米勒本家的亲属中任何一个人去当步兵，这会“玷辱”这个家族的门楣。她拼命要叫我去当骑兵，每月赏给我一百克朗^①的补贴，所以我在任何场合都得恭顺地向她表示谢意。至于骑兵乃至在骑兵部队服役是否适合于我，则从来没有人考虑过，我自己更没有去想过。我一旦登上鞍具，便感到心情舒畅，马头以外的事概不考虑。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定是有个什么御旨从一个机关传到另一个机关，我们骑兵中队一下子从亚罗斯瓦夫^②调到了靠近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小驻地。至于这个小镇的名字我是否说得对，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同一件制服上的两个纽扣那样，奥地利各省的驻地彼此十分相似，这里和那里都是同一副景象：一幢营房，一个跑马场，一块操练场，一所军官俱乐部，附近有三家旅馆，两家咖啡馆，一家糖果糕饼店，一家酒店，一家破旧的剧场，剧场里只有几个嗓子唱哑了的女高音歌手，她们十分亲昵地周旋在军官和一年制志愿兵之间，捎带捞点外快。所谓服役，到处都是一样的空洞和单调。每一个小时都是按照上百年来一成不变的章程来安排的，业余生活也显得索然无味。军官餐厅里见到的是同一副面孔，听到的是同一番谈吐，咖啡馆里摆的是同一副牌局，玩的是同样的弹

① 奥地利过去的货币名。

② 现为波兰的地名。